

臺灣瓊瑤小說系列

《窗外》續集



台湾琼瑶《窗外》续集

雾 中 缘

西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在凄楚和失落中，江雁容离开了康南栖身的小镇，回到台北。然而，一个更沉重的打击已经在等待着她：失魂落魄的李立维在繁杂的大街上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撞倒，双腿致残。原已决心结束这段婚姻生活的江雁容面对已失去生存能力的李立维，又主动回到了他的身边。不久，江雁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知道这是李立维在他们结婚两周年纪念日那天晚上对她施行强暴的结果。

康南临终前请求罗亚文今后要尽可能地帮助和照顾江雁容，罗亚文含泪答应了。

江雁容生下了女儿珊珊，并担当起了家庭的重担。罗亚文来到了台北，进入C公司任职，他以自己出众的才智和能力贏得了上司的赏识，很快就被提拔到重要的位置上。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他找到了江雁容，不仅在经济上援助她，还鼓励她从事自己热爱的写作事业。终于，江雁容成为了岛内知名的女作家。

然而，李立维的嫉妒和折磨纠缠得江雁容心力交瘁。罗亚文细致入微的关怀和善解人意的体贴使她感到温暖。渐渐地，罗亚文成为了她心目中最亲近和最可信赖的人。

江雁容赴美留学归来，也到C公司工作。此时，罗亚文已升任公司经理。江雁容是他的得力助手，并狂热地爱上了他，但罗亚文所倾慕的却是文静似水的江雁容。

珊珊因幼年患病而落下残疾，罗亚文征得了江雁

容的同意，决定带她去美国治疗。因珊珊的身体不宜乘飞机，他们便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远洋客轮。突然，传来噩耗：他们所乘的××号客轮不幸沉没，乘客全部遇难。

江雁容被这一凶讯惊呆了。李立维把失女之痛变为最恶毒的咒骂倾泄到她身上；江雁若在疯狂的痛苦中也把一切灾难的根由都归咎于江雁容。江雁容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依恋被这场大祸彻底淹没了，她再一次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希望到天国去寻找爱与宁静。李立维发现江雁容自杀后痛不欲生，多少年爱恨、恩怨的纠葛都化作满腔深情。他决然地喝下了烈性毒药，在江雁容身旁静静地倒下了。

李立维因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江雁容却因对安眠药有了抗药性，再一次被医生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江雁容苏醒之后，使她大吃一惊的是她收到了罗亚文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说他和珊珊一切安好，医生认为珊珊的病可望治愈。原来，在大海上沉没的是与××号名称相差甚微的另一艘轮船，以讹传讹的消息，酿成了一场悲剧。

冷静后的江雁若来找江雁容，姐妹俩尽弃前嫌，和好如初。江雁若决定离开这个使她伤心的地方，再次去美国深造。

江雁容接到电报，得知罗亚文和珊珊即将返台。经历了太多苦难和不幸的江雁容感到幸福终于在向她招手了。

夜，疲惫地张开了眼。昏黄的路灯在地面上画出了江雁容的身影，象一株月光下的竹，寂寞无依。风，夹着斜斜的细雨，吹打着她的脸。她觉得自己的脑子木木的，空空的，似乎没有痛苦，也没有恐惧，只有那一丝抹不掉的凄迷深深地留驻在她的眼光里。突然，她的心底升起了一种焦躁的激动，她强烈地渴望着象昨天晚上那样肆虐的台风再一次来临，把整个世界都卷走，让她也随风飘到那云层深处，那里，应是一片宁静与安详。

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不知在忙碌着什么，毫无顾忌地在雨幕中横冲直撞，溅起的水使得江雁容的绿旗袍上早已是斑斑点点。街道两旁的霓虹灯刺眼地闪烁着，商店橱窗里的时装模特儿俯视着人群，嘴角上挂着一个冷冷的笑。不知从哪个窗口飘出了一支软软的山曲儿，给夜空增加了一点儿温柔，一点儿哀婉。江雁容驻足聆听了一会儿，她好象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歌女，站在一间灯光暗淡的酒吧里，在浓装艳抹的包裹下歌唱着自己的爱情，亮亮的黑眼睛闪动着点点泪光……

爱情?! 当这个词儿从江雁容的脑海中跃出时，她立刻感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痛楚，这种痛楚一点一点地浸透了她全身的每一个毛孔，使她的呼吸也随之沉重了起来。

她漫无目的地向前挪动着脚步。

从一个黑暗暗的角落里窜出了几个嬉皮少年，他们惊奇地打量着江雁容，不停地哄笑着，一声声尖锐的口哨声划破了

夜空。

江雁容微微怔了怔，扭头呆呆地看了看他们，既没感到害怕，也没感到惊奇，她的脸上甚至还露出了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笑容。多好！他们不知道忧愁。她羡慕地想。

她还在往前走着。夜风渐渐地把少年们的笑闹声和口哨声湮没了。

街上的行人越来越稀少了，商店已经开始打烊，夜色浓浓地包裹着她。

康南！一想到这个名字，她的心就难以控制地剧烈地跳动起来。她怎么也不敢相信，难道那个丑陋的、肮脏的老头子就是使她魂牵梦绕，如诗如画的康南？！

她的头象要炸裂了似地痛着。

她不相信！是的，她怎么能够相信呢？可是，她不相信的却是事实。

命运嘲笑地看着她挣扎。

深深的云层后面有“隆隆”的雷声在滚动着。

江雁容的眼里有一团愤怒的火焰在燃烧，倔强的心灵不允许她就此认输。是的，她一定要去找，哪怕是上天入地，她也要找回那个属于她的康南。

一道闪电劈开了夜空，把大地照得一片惨白，一霎时，天地间似乎只有江雁容那个小小的身影在空旷的街道上狂奔着。

震彻天宇的惊雷狂暴地把万物都吞没在它的轰鸣中。倾盆大雨象是止不住的天泪，伴随着呜咽的风声，在这个沉沉的夜晚尽情地流着。

此时，奔跑在雨地里的江雁容被一股炽热的激情炙烤得

不能自己，黑夜和风雨不但没有使她感到丝毫的恐惧，反而使她享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是的，必须在这样澄净的雨夜里，她才能去和那个翩翩如梦的康南相会。

哦，她看见了，前方，那双深情脉脉，爱意浓浓的眼睛不是正含笑地等待着她吗？

江雁容拼命地向前跑去。

雨，越下越大了。

一阵风吹过，江雁容感到阵阵彻骨的寒意，她觉得自己还在那漆黑的雨地里没命地跑着、跑着……

终于，她吃力地睁开了眼，向四周看了看，却不知身在何处。

一缕阳光悄悄地落在了她身上，突然，千万道霞光穿云破雾，把一个灿烂的清晨奉献给人间。

江雁容刚刚发觉自己正倒坐在高墙下的一条长椅上，湿漉漉的旗袍紧紧地贴在身上，使她有一种被捆绑的感觉。数不清的泥点好象在她的旗袍下摆处又镶上了一圈奇异的花边。那双秀气的高跟鞋不知在泥水里浸泡了多长时间，使人已经辨不出它当初的模样。

江雁容使劲儿甩了甩头，几滴水珠儿立即从她的头发上洒落了下来。她微微蹙起了眉头，眼睛盯着地面上残留的雨水，它们还在向低洼处汨汨地流淌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懊恼地想。

街上已经出现了行人，他们探寻的目光把江雁容连同那条长椅都覆盖了。

江雁容的头又象被无数根尖锐的针刺着一般地痛了起

来。

但她仍在竭力回想着。

慢慢地，一些碎片在她头脑里拼凑着、组合着：呼啸的台风，被风吹垮了的窗子，厨房里瓶瓶罐罐的碎裂声，一个怎么也等不来天明的夜晚……哦，对了，还有那些争吵声，李立维绝望的惨笑声和他离去时踉跄的背影……这一切在她脑海里搅拌、搀和，沉重、杂乱得几乎使她喘不过气来。记忆云海晦暗、幽深，江雁容觉得自己似乎是在一种厚实得化不开的油脂里沉浮、沉浮……猛然间，她的眼中流泄出极度的惊恐和伤痛。是的，她终于抓住了她要找的东西，而她却因此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苍白的乱发，枯瘦的面容，混浊而呆滞的眼神，佝偻的脊梁，蹒跚的步履，嘶哑的咳嗽声，剧烈的喘息声……这些记忆的斑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团团围住了她，使她逃不开，躲不掉。它们不停地跳动着、聚散着，有时清晰得就象在眼前一样，有时又变成模模糊糊的一片幻影。

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江雁容好像是在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子里摸索，突然，一丝光亮从天窗射了进来，接着，更多的光亮也挤了进来，于是，整间屋子在一刹那间便豁亮了。

她全都记起来了，而这种明朗却叫她更难以承受。

前天夜里的台风是一场真正的浩劫，把她对李立维最后的信赖和依靠彻底摧毁了。李立维岂只是让她在狂风暴雨的欺凌下受了一夜的煎熬，而是使他自己失去了她。

江雁容是在决心扯断自己婚姻的锁链之后奔向那个小镇的。然而，在那个小镇上，她却再也找不回她的康南了。上天跟她开了一个荒谬的玩笑，盗走了她心中永恒的康南，却抛给

她一个衰颓的老头子。

她不知道是自己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她不能再想下去了。

南来北往的行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全都步履匆匆，好象去赶赴什么重要的约会，把这个雨后的早晨弄得热热闹闹。江雁容被这种匆忙搅得心慌意乱，她低下了头，却见无数只脚在她眼前来回来去地晃。这些脚怎么都知道自己该走的方向呢，她感到一阵困惑。

三三两两穿着××女中校服的女孩子赫然出现在江雁容的视线里：白衬衫、黑裙子、沉重的大书包、在风中飘动的短发……江雁容看痴了。女孩子们的脸上泛着令人心醉的青春的美丽，在嘻嘻哈哈的笑语声中，她们早已轻轻快地飘了过去。时光如梦！时光如梦！不知什么时候，江雁容已是泪如泉涌。

更多的女孩子又走了过来，一样的装扮，一样的笑容。江雁容从长椅上惊跳了起来，追随着女孩子们的背影望去，××女中的校门果然巍然耸立。立刻，她被一股巨大的力量钉在了原地，再也不能动弹了。

她明白了。昨天晚上，当她从那个小镇被火车载到台北之后，她就知道自己从此无所归依了。她象一只迷失了方向的精灵在台北的夜里漫游、飘荡，风雨和雷电帮助她与喧嚣的尘世分隔开来，使她感到呼吸自由。在迷惘的狂热中，她听凭着狂乱了意志的驱使，向××女中所在的方向奔去。如果说她的康南真的消失了，那么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他的影子。暗夜里，她急切地奔跑着、寻觅着，可是，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找不到，只有滂沱的大雨在陪伴着她。终于，她筋疲力尽地倒

在了长椅上。

一阵清脆的铃声从校园里传了出来，把江雁容从沉思中唤醒。她慢慢地、慢慢地向校门口走去，两条腿沉重得几乎抬不起来。心里，她冷笑着自己的痴迷，既然那里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又为何还要去追寻？可是，她又怎能不去，她的梦，她的爱都深埋在那里。她的眼前似乎已经出现了那一池艳艳的荷花，池边的玫瑰、杜鹃和茶花依然开得灿若云霞。穿过荷花池，走出小树林，便可以看见那间令她心驰神往的屋子了。蓦然，那首题写在茶花瓣上面的凄丽的词又盘旋在她心里，她喃喃地重复着：“太凄凉，梦绕魂牵扭断肠！”难道在故事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她自己已经预见结局？她和康南只不过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风，迎面吹来，江雁容的长发随风舞动，随即一丝幽幽的笑意浮上了她的嘴角，荷花池畔此时一定是花雨纷纷了，她出神地想。

江雁容已经站在学校的大门口了，她已能清晰地听见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然而，她却再也没有勇气，也没有气力向前跨出一步了。她的嘴唇颤动着，脸色苍白得象夜晚凄清的冷月。“别了，我的梦”，她的心悲泣着。

太阳升得很高了，地面上已经蒸腾着热气，在校园里巡视的教官开始疑惑地打量着江雁容。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个注满了她的梦想的校园，转身走了。

阳光下，她只是一个孤寂而无助的影子。

江雁容站在父母的家门口已经好一会儿了。明晃晃的阳光刺得她有些睁不开眼，进去还是不进去呢？望着那扇熟悉的门她有些拿不定主意。她觉得有些害怕，也有些厌烦，因为这扇门一旦打开之后，那些惊讶的表情，那些怜惜的眼神，那些不轻不重的责备，还有那些絮絮叨叨的劝慰都会一齐向她涌来，使她受不了，却又躲不开。最终，亲人们的眼泪和叹息会象一个不可抗拒的大浪把她重新推回那个她已不愿再回去的家。想到这，她的眼神显得愈发忧郁和茫然，那只刚才已经抬起，就要按响门铃的手又缓缓地放下了。她发觉那种熟悉的焦虑又开始在她身体内部蠕动，像有一条饥饿的小虫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着她。

不远处，有一幢高楼象山一样巍峨。江雁容抬头看去，高楼的顶端似乎已是白云缭绕。阳光在许多、许多的窗玻璃上跳动、闪耀，光华四射。她呆呆地看着，心中有了一份眩惑和痴迷。久了，她发现那些光亮越来越模糊，竟至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她只得轻轻闭上了眼。

前面的街道旁，一把把五颜六色的太阳伞象盛开了的蘑菇，伞下，白色的桌椅洁净、光亮。一个蹒跚学步的小男孩儿，手里抱着大大的一瓶饮料，摇摇晃晃地从这个桌旁走到那个桌旁。他的身后，年轻的母亲张开了双臂护卫着他，脸上露出了那种令人心醉的笑容。几对靓丽的情侣也依偎在伞荫下，唧唧私语。伴随着侍者永远谦卑而恭敬的笑，各种各样的饮料、

食品被源源不断地送上了那一张张白色的小桌。焦渴早已袭住了江雁容，嘴唇干裂得使她感到有些灼痛。但她那不愿走上前去，坐在那些伞影里，啜饮那些清凉的汁液。她觉得那里温馨得散发出了一一种甜腻腻的气味，使她难以呼吸。那里不是为她而准备的。

家门依然近在咫尺，可是她现在却无论如何也不想进去了。她需要找一个能够使她那紧张得快要断裂的神经松懈一下的地方，她需要哭一场，醉一场，甚至歇斯底里地闹一场，才有可能再次来面对这个古怪又古怪的世界。

有一个声音在她耳旁响起，陌生的，年轻的，还有些腼腆和羞涩。一时，她分辨不清这是谁的声音。

“江小姐，”那个声音重又响起。

她猛一回头，面前竟站着一个清清秀秀、文文静静的青年。似乎，不曾相识，她疑惑地打量着他。

年轻人有些不安，脸也微微地红了，他嗫嚅着：“江小姐，您，回来了。”说完这句话，他的脸已经涨得通红。好长时间没有见过这样害羞的男孩子了，江雁容想。

她冲他含笑点了点头，又轻轻地问道：“先生，您是……”

年轻人把头低下了，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小的时候，我总在那根电线杆下面等江小姐……”说话的时候，他把两只手搁在裤兜儿里，一只脚在地上不停地踢着一颗小石子儿。

江雁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抬起头眺望着街角地那根电线杆。一霎时，她看到了那个遥又遥远的从前：每天，一个身穿学生制服的女孩子在一道目光永恒的注视下匆匆逃开。

一个执着得有些傻气的男孩子，江雁容微微地笑了。“你长大了。”她对着那双羞怯得有些闪烁不定的黑眼睛说。

年轻人也笑了，很灿烂的那种笑。“江小姐，不瞒您说，当年我不是一个好学生。高中毕业了，没有考上大学，就自食其力了。先是跟着别人做一些小卖卖，攒了些本钱后，就自己开了一间小酒吧，喏，就在那儿。”

江雁容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在临街的那一排灰色的房子中间，突现出一间三角形屋顶的小木屋，给这条充满了浓浓的都市味的街道抹上了一笔童话的色彩。顿时，江雁容产生了进入那间小木屋的渴望。

年轻人读懂了江雁容的目光，很是惊喜。“江小姐若不嫌弃，请到那里面去坐坐。”他诚挚地邀请。江雁容极快地看了他一眼，然后，眼光越过了他的肩膀，停在了父母家的大门上。“好吧，”她心想，“我得先去呼吸点空气，再来接受我的命运，不管是什么样的。”她对年轻人点了头。

小木屋的外观很别致，好象用刚刚砍伐下来的厚木搭成的一样，看见它，使人几乎就要呼吸到森林的气息。一枝硕大的红玫瑰斜依在木屋的门上，那两片绿叶便是窗口，而门上端的那朵玫瑰更是艳得耀人的眼。“不知道里面又是怎样的一番天地呢，”江雁容好奇地想。

屋里是幽暗的，从阳光下走进来的江雁容眼前顿时模糊一片。慢慢地，一种暖暖的、桔黄色的光雾包围了她，把屋里的景致朦胧地呈现在她眼前：小小的一个空间里随意地散落着一些木制的桌椅，没有上漆，好像才用木材做成，厚厚重重，扑扑实实。支撑屋子的四根柱子竟是参天大树的模样，摸上去，连树皮那种粗糙的感觉都保留了。繁茂的枝叶在屋顶上纠缠、

盘绕，亭亭如盖。在树叶的空隙间，还有星星似的小灯在明灭着。小屋尽头的服务台居然出现在一大朵盛开的玫瑰里，各式各样的美酒和饮料便藏在那些层层叠叠的花瓣中。花芯里有一个圆乎乎的大眼睛姑娘，她穿着一条长长的，缀满了各种花草的连衣裙，两根粗粗的大辫子垂在胸前，总是笑吟吟地接待着客人。不知从哪个角落飘出了一支轻柔的乐曲，环绕着那些木桌、木椅，环绕着那些大大小小的酒杯，如丝如缕，袅袅不绝。

江雁容跌坐在一把木椅上，已有些醺醺难抑了。“这个地方好象在我的梦中出现过。”她喃喃地。

年轻人轻轻地问：“您，想喝点儿什么？”

江雁容的头还是沉甸甸的，四肢百骸散了架似地痛。这里的安静和雅致本可以使她那疲劳的躯体得到安抚，可那已经发生了的一切却又像一群长了翅膀的精灵鬼怪在这一片昏暗中从四面八方向她聚拢了过来，纷纷扬扬地在她眼前跳跃、飞舞，她厌倦地驱赶着它们。“请给我来点儿白兰地”，她对年轻人说，接着，她把手在空中一挥，像要掸开什么似的，“我不喜欢总有些小东西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她的眼光停留在迷迷糊糊的半空中。

年轻人怪怪地注视了她一会儿，便向那朵大玫瑰花走了过去。

“他会觉得我不正常的，”江雁容把一绺长发不停地在左手的食指上绕着，“今天我怎么会遇上了他——这个站在电线杆下面的男孩子？世界真是奇怪透了！”

年轻人端着酒瓶和杯子向她走来了。“但愿他什么也不要问我，我只是想喝点儿酒，喝点儿酒……”

年轻人给她斟上了一杯，也给自己斟上了一杯，就在她对面静静地坐下了。“谢天谢地，他还是那个不会说话的男孩子”，江雁容感到一阵欣慰。

她懒懒地靠在了椅背上，用手轻轻地转动着酒杯，酒在杯子里荡漾了起来。忽地，她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即刻，一股热流在她体内奔腾、翻滚，使她痛快淋漓。接着，她又喝下了第二杯、第三杯……她觉得年轻人的那双眼睛在忽远忽近地盯着她，她用目光去找那个花芯里的姑娘，可周围的一切却都悠悠地摇晃了起来，使她看不清任何东西。“奇怪！”她嘀咕了一句，又把手伸向了酒瓶。

她抓了个空，年轻人把酒瓶拿开了，他的声音好象从远远的天边传了过来：“江小姐，我不知道您为什么难过，可我知道您在难过，但是酒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个男孩子说起话来怎么象大人的腔调呢？”江雁容古怪地笑着。她又去抓那个酒瓶子，年轻人赶快来抢，“匡啷”一声，地上飞溅着玻璃的碎片，酒，流了一地，芳香四溢。

所有的人都把头转向了他们这个角落，有的居然把身子也探了过来。江雁容感到了无聊和厌烦，她站了起来，对年轻人说：“对不起，我该回家了，谢谢您的邀请。”她匆匆地走出了酒吧的门。

她又被笼罩在这个热辣辣、光灿灿的世界中了，大街上依旧是车水马龙，一派喧嚣和繁华。她慢慢地向前走着，体内的那股热流依然在翻腾，脚步依然有些踉跄，但不知为什么，突然间她浑身充满了一种新鲜的力量使她萌生了面对一切的勇气。不管已经发生了些什么，或还要出现些什么，她都将昂着头去接受。因为这份生命是属于她自己的，她不再拒绝。

天边，飘浮着一朵淡淡的白云；路边，梧桐树上有知了在尽情地唱着。“竟然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江雁容猛然想到，她回过头，向小木屋眺望。

木屋的门前，年轻人静静地伫立着，一如多年前的那个男孩子。江雁容鼻子酸酸地笑了，“也许，还是不知道的好。”她一边向年轻人挥动着手，一边向后退着。渐渐地，年轻人只是阳光下一个小小的黑点了。她停住了脚步，呆了一会儿，回身向那个熟悉的家走去。

刺耳的门铃声一遍又一遍地响着，门却仍然严严实实地关着。江雁容疑惑了起来，用手轻轻一推，“吱”的一声，门开了一道缝。也许，妈妈在午睡呢，她想，便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

阳光洒满了静悄悄的小花园，那棵茂盛的棕榈树似乎又长高了些，光线透过树顶那些细细长长的叶片，斑斑驳驳地给树下的美人蕉印上了一些亮亮的光点。美人蕉猩红的花朵灿灿地开着，凝视久了，便灼人的眼。这些绿叶红花交相辉映，倒使这个小园显出了万千风情。江雁容的心温柔地跃动了起来，“这是我的家啊！”她竟有了些抑制不住的激动。

客厅的门豁然地敞着，里面没有人影，江雁容走进来的时候，发现爸爸江仰止的书桌上凌乱地散落着一大堆稿纸，一支钢笔没有戴上笔帽，渗出的墨水已经把它下面的稿纸润湿了一大块，烟灰缸里大大小小的烟蒂满得已经快要溢了出来，而在书桌旁的地上却静静地躺着江仰止近年来常戴的那幅老花镜，其中的一个镜片已经碎了，阳光照在上面，光影熠熠。

不知道为什么，江雁容的心突然“咚、咚”地乱跳了起来，一种预感迅即攫住了她：在这一片静谧中一定有些什么早已

在等候着捕捉她这只倦归的小鸟了。

她继续向里屋走去，她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父母卧室的门半开着，她犹豫了一会儿，就把头伸了进去；里面空无一人！一转身，透过那明亮的玻璃窗，江麟的房间便尽收眼底。那里，明晃晃地盛满了一屋子的阳光，床上，被子散乱着……往常，江麟可是个极讲究整洁的小伙子，今天，是什么扰得他如此忙乱？她又在往里走了，现在就剩下她和雁若过去同住的那个小屋了，自从她结了婚，雁若去美国留学之后，那里就一直空着，可江太太还是把它布置得和原来一模一样……她猛然停住了，江太太就坐在小屋的中央，正目光炯炯地盯视着她。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她知道谜底就在这儿了。

她和江太太的目光对视着，她在那里看到了伤痛，看到了责备，更看到了一种处于灾难中的无奈和愁苦。她觉得自己正在这份目光下溶化、溶化……

良久，江太太幽幽地说：“昨晚，立维出了车祸……”

江雁容的头好象被什么坚硬的东西重重地捶击了一下，“轰”的一声，眼前一片昏天黑地，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摇晃了起来，她紧紧抓住了身边的一把椅子，才没有使自己倒下去。昨天夜里？她皱紧了双眉竭力想多弄清楚一些东西。于是，那凌厉的风雨声使在她耳边响了起来。渐渐地，汽车尖锐的喇叭声也掺杂进了风雨中，一声高似一声地响了起来，接着，竟变成了一片铺天盖地的轰鸣。突然，一声惨绝人寰的嚎叫穿透了风雨，刺破了黑夜，在茫茫的天地间久久地回响……

江雁容的全身已是冷汗淋漓，她控制不住地颤抖着、颤抖着……终于，她无力地跌落在地上，狂乱的目光中流露出深深的恐惧、哀痛和凄楚，她找到了江太太的身影，泪水婆娑地一